

贯通历史的人格心理悲剧

——京剧《曹操与杨修》赏析

江正楚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

《曹操与杨修》是湖南剧作家陈亚先编写的剧本(发表于1987年第1期《剧本》月刊)。曹操何许人也,他的名字恐怕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不然,怎么会有“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的俗语呢?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一般观众可能看得最多的是戏曲舞台上的那个白脸“乱世奸雄”,甚至以假乱真,这个“白脸”就成了历史上的真曹操。为此,历史学家们很为曹操鸣不平,郭沫若先生就曾大声疾呼“为曹操翻案”,并写了历史剧《蔡文姬》,欲还曹操的历史真面目,塑造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治世能臣的形象,人们称之为“红脸”曹操。还有梁信写了一个“红白相间的”曹操。实际上,曹操作为汉末臣相,魏国的创建者,乱世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很难用“红脸”或“白脸”简单表述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杨修,一般人不大熟悉。据史书记载,他是汉末文学家,才思敏捷,任曹操主簿,积极为曹植谋划,欲使植取得太子地位。曹植失宠于曹操,曹操因杨修有智谋,又是袁术之甥,“虑有后患,遂借故杀之”。《曹操与杨修》取曹操对杨修始用终杀的史实进行铺排,具体情节多有虚构,以“招贤”为线索,着力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冲突,塑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曹操形象。正是“这一个”曹操,引起了演过几十年曹操戏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的极大兴趣,很快找到剧作者陈亚先,一起合作,由上海京剧院组织排演,参加了1987年12月文化部举办的京剧新剧目汇演。《曹操与杨修》获得很大成功,荣获优秀奖第一名和各种单项奖。人们称赞:“这是戏曲改革工作意义重大的新突破。”其后,该剧成为上海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由尚长荣、言兴朋领衔主演,走遍大江南北巡回演出,并赴港、台地区和俄罗斯、新加坡、美国等国家演出,享誉海内外。该剧至今仍唱响于舞台。

京剧《曹操与杨修》,作为新编历史剧,一登上戏曲舞台,就在社会上和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京沪文化名流座谈时肯定“《曹》剧是一分量重、水平高的大家之作”。说它“具有一种贯通历史

的深厚哲理内涵,从历史事件和人物中发现了一个本来就存在于历史活动之中的,由于人与人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造成的权力与人才之间的尖锐矛盾,发现了这个矛盾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心理状态,并立足于现代社会观念上予以反思观照,从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结合点,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使表现历史题材的戏曲艺术真正冲破了‘以古讽今,以古喻今,以古褒今’的死胡同,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

名家李希凡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关于〈曹操与杨修〉及其评论》一文中指出,《曹》剧作为新编历史剧,在历史大背景上,远离了历史的真实,“抽掉了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内涵”。贯穿《曹》剧的是渴求招贤的曹操,始终是招贤而不能真正用贤,上海京剧院演出《曹操与杨修》尚长荣饰曹操、言兴朋饰杨修爱才而更忌才,最终不过是假招贤而已。这样的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是非,重塑再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落实”到曹操和杨修的性格里,是既不典型,也是离开了历史真实的。

一个戏引起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既说明艺术创造的复杂性,也说明这个戏不同一般。怎样鉴赏《曹》剧呢?

首先,《曹》剧虽是新编历史剧,但不是正说历史,严格按照史书记载的事实去反映曹操杀杨修的实质是政治斗争的历史真实,而是取其一点,虚构情节,以深沉的感情,戏说历史的故事,以喜剧的笔墨抒写人生的悲剧。《曹》剧虚构了曹操招贤不能用贤的故事,着力表现曹操与杨修之间的人格心理冲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的确是没有充分揭示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历史大背景。但该剧的立意,不在政治斗争,而在人格冲突。从艺术创造的角度看,《曹》剧生动地塑造了“这一个”别具一格的曹操形象,揭示了某种贯通历史的人生哲理,即人格心理的二律背反。这既表现在人物关系之中,也表现在人物自身。曹操与杨修,既互相倾慕,又

互相猜忌,既互相仰仗,又互相抵牾,既有真诚相见,又有逢场作戏。就曹操而言,既求贤若渴,又忌贤妒能,既礼贤下士,又唯我独尊,既情意真切,又狡诈多疑,凶狠残暴,而杨修,才智过人,却无自知之明,恃才逞强,傲物欺主,自作聪明,为所欲为,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杨修最终被杀,曹操对杨修不想杀又不得不杀,既是杨修的悲剧,也是曹操的悲剧,是具有普遍社会内涵的人格心理冲突的悲剧,反映了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杂性。从这种人格心理冲突的悲剧中,观众获得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启迪,而引起强烈的共鸣。

曾有名流认为,《曹》剧中曹操与杨修之间的纠葛,反映了“贯穿历史”的“权力与人才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是一种片面的政治解读。乍看,似乎有些道理,实际上是抽掉了“权力”和“人才”的具体社会内涵的简单概括。其一,“权力”和“人才”不是同范畴的矛盾的对立面,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权力”和“人才”的尖锐矛盾。在社会生活中,权力和人才都不是抽象的,权力是一定阶级、一定集团的权力;人才是从属于一定权力或一定权力意识的人才。任何权力都需要人才得以支撑,任何人才都在为一定的权力或权力意识服务,即使是从事有益于全人类的科学研究的人才也不例外,只是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罢了。其二,凡是有益于本阶级本集团权力巩固的人才,权力不仅不排斥,而且大加重用,即使“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是如此。事实上,曹操的身边也是人才济济的。关键在于权力的性质,是否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要求。“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权力是众望所归的,包括各种人才的依附和支撑。因此,才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大汉雄风”、“盛唐景象”、“康乾盛世”的历史。反之“失民心者失天下”,就有了王朝兴衰、权力更替的历史。如果发生所谓“权力与人才”的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具体“权力”者或具体“人才”者的异化,实质是阶级集团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意识的冲突。历史真实的杨修被杀,根本原因也是杨修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中的异化,成了曹操心目中权力巩固的危险人物。至于今天国家的权力则是人民权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人才的归宿,权力与人才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发生某个“权力”者与某个“人才”者的冲突,其实质是与人民利益一致还是对立的思想意识的冲突。如果违背人民的利益,不管是“权力”者,还是“人才”者,最终都会被人民所唾弃。

有评论还把所谓“权力与人才”的矛盾具体化为“政治家与知识者”的矛盾,说是“切中现代”的“真实感悟”,这既是一种牵强滑稽的历史比附,更是对作者“真实感悟”的扭曲,不是在谈艺术创造的思想意蕴

了。

记得作者陈亚先写过一篇《曹操与杨修》创作小札,标题是《忘不了那“千夫叹”》(载《剧海》1989年第五期),他是有感于亲身的真实的人生际遇,写历史故事,浩叹人生的沧桑。“不经意”地触摸了人类的历史负载,使观众真正地感受到人生的咏叹。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冲突。正确与错误的转换,过去与现在的交替,一般人的所作所为,往往出自于一种“真诚”,甚至是“绝对的真诚”。作者坦言:“也不晓得怎么回事,这真诚竟混淆了我头脑里的道德标准,原则立场。写《曹》剧时,我把这一切丢在九霄云外,只是要把真诚的人性还给剧中人。于是,恃才傲物的杨修常有莫名惆怅,杀人掩过的曹操无限悲伤,最后一场戏,曹操与杨修站在斩台上相向而泣,杀人的和被人杀的都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悲哀。”这是一种超越历史的人格心理冲突的悲哀。正是这种沁人肺腑的人生悲凉的咏叹,打动了超越职业、超越民族、越国界的广大观众。

《曹》剧值得鉴赏,还在于它的舞台艺术创造。导演从对剧本的梳理入手,统揽全局,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塑造人物服务,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了话剧体验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和原理,结合戏曲丰富的外部表现手段,将京剧刻画人物的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并将京剧的演出样式引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它是独具风格的传统京剧艺术,却又给人耳目一新。

几位主要演员对角色的创造是相当成功的。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十分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活曹操”。在剧中,曹操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忧国忧民,志在统一中华,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雄健威严兼具儒雅人情。同时,他又宠信小人,奸诈多疑,忌贤妒能,唯我独尊。他的内心世界既伟大又卑微。尚长荣从人物性格出发,集京剧净行各派艺术之长,将“架子”花脸和“铜锤”花脸融于一体,并打破行当程式的局限,直接吸收生行麒派的表演技艺,真实而又细腻地刻画了曹操的独特性格和情感世界,为京剧舞台增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曹操”的崭新形象。

《曹》剧在京剧音乐上的革新创造是引人注目的。它既突破了传统京剧类型化的音乐创作套路,又没有仿效“样板戏”中用主要人物特性音调贯穿的音乐创作模式,而是为京剧的音乐艺术探索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全剧主题音乐的乐思来自古典《胡笳十八拍》,其古朴苍凉的基调,贯穿于音乐、唱腔、过门之中。这一主题音乐创作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切合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使悲剧意味更加浓郁悠长,全剧的音乐形象更加完整统一。

责任编辑:晓芳